

吉光片羽

深夜一盏灯

□ 卿闲

朋友发来一张照片,画面很简单,漆黑如墨的夜色中,一盏老式的马灯高高挂在一个树枝上,灯光不甚明亮,却把冬天的夜色照亮了,照暖了。

随后,朋友发来了语音,平日说话轻柔缓慢的她,竟用激动的语气向我讲述这盏老式马灯的故事。

这样的老式马灯,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,还是从前在老家时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家里照明的。

朋友说,她曾到北方的一座小城出差,工作的地点和居住的地方离得不甚远,但走大路很绕,走小路要经过一片荒地。晚上下班后,常常已经9点多了,冬天的北方夜晚寒冷刺骨,还常常有风,加上又累又困,只想早点回到住处。

因此,一向胆小怕黑的她选择了走小路。

小路没有路灯,最可怕的是那片荒地,枯草丛里有时候静得骇人,有时候又沙沙作响,她总是一路小跑,夜色里想象自己就是一个勇士,天不怕地不怕。然而,越是紧张害怕,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镜头越往脑子里钻。

有一次,朋友正哆哆嗦嗦地向前跑着,突然漆黑中蹿出来一条小狗,一时间,吓得她哇哇大哭。

这时,从远处传来了斥责小狗的声音。原来是一位老人,老人是附近的居民,因睡不着觉,就带着小狗出来转转。让朋友受了惊吓,老人很是抱歉。

朋友惊吓过后却是惊喜,第二天晚上下班后,远远就看见漆黑的夜色里一盏灯在风里左摇右摆,迎着风快乐地跳舞,也似在热情地问候

路人。她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意,眼前立即浮现出昨晚睡不着觉带着小狗出来溜达的老人,他今天又睡不着了吗?

走近才看清,根本没有人,只有一盏老式的马灯挂在路边一棵树的枝杈上,在寒冷的风中寂寞又温暖。

后来的每个晚上,这盏老式马灯总会准时亮起,白天又被悄无声息地收走。马灯亮起的夜色再也不寒冷可怕了,只要看到那盏灯,她的心里就充满了温暖,在异乡寒冷孤寂的晚上走夜路便轻松许多,心里不紧张了,步子也安闲了,寂静里轻轻哼起歌儿,工作上的压力和疲惫也得到了缓解。

温暖的老式马灯一直陪伴着朋友,直到她在这个城市的工作完成了,还不知道是谁默默地送来这份温暖和善意。她觉得应该是那天晚上遇到的老人,可是自从那天,她再也没见过老人。

朋友一直想去感谢老人,可是她根本不知道老人住在哪里,她也曾去附近看过几回,以期能遇上老人,却总是失望而归。

其实刚到这个北方小城时,朋友很不适应,心情黯淡,那盏马灯的出现,不仅让她不再害怕那段荒凉的夜路,也让她感觉到陌生城市的温暖。离开时,她满怀感激,反而有点恋恋不舍。

直到现在,回到了自己的城市,那盏老式的马灯依旧是一个温暖的谜。

听完朋友的讲述,我也跟着她满心的感动和感激,在夜色里挂起这盏马灯的人,一定是心底充满阳光的好人。在这人世间,总会有温暖和善意在默默守护着我们,即使身处茫茫的黑夜,心底也要时时给自己亮起一盏灯,照亮自己,也温暖别人。

雪泥鸿爪

老话儿说

□ 孔淑茵

千年万辈子过下来,有些语言传着传着就消失了,有些则成了名副其实的“老话儿”。如果按照人类的外貌描摹,老话儿想必应该是老态龙钟、须发皆白的模样,却鲜少有仙气儿。老话儿简单、粗糲,却炼得了生活的精髓。

老话儿是胡同串子,我索性随着它们串上一遭,顺手采撷一些。谁家的奶奶正掐着腰儿吆喝自家小孙子:“好好写字,别东瞅老鸱西瞅燕儿的。”听听这话,多传神。继续沿着胡同走,不远处,一位母亲正坐在大门口的门墩儿上哄孩子。小孩子闹觉,哼哼唧唧,没完没了。母亲将他放在膝头有节奏地颠了一会儿,眼儿看着收效甚微,于是在孩子背上轻轻打着拍子,口中则开始轻声哼唱:“杨树叶,哗啦啦,小孩儿啼哭找他妈,搂搂抱抱快睡吧。”当然,摇篮曲也有雅致的。有人就在光阴里低回浅唱:“月儿明,风儿静,树叶儿遮窗棂啊,虫儿叫,叫铮铮……”清清淡淡,时光都随之静谧。大俗大雅,无可比,无需比。一首首曲调,不知温柔了多少母亲的心,又有多少孩子在这隐隐的歌声里咿呀学语、蹒跚学步。

小孩子们在母亲的摇篮曲中睡着了,大孩子们却依然一派热闹。孩子们的热闹是可以随时随地挖掘的,风风雨雨都能作注脚:“刮大风,下大雨,熟了麦子贡献你。你吃瓢我吃皮儿,剩下馊子喂小驴儿。”再远处,则有人念:“鸡蛋清,刮大风,下小雨儿,好年景。”越来越多的童声加入进来,满村子是呼风唤雨的声响。

天晴又无事的日子,孩子们就玩游戏。他们

玩某些游戏的时候,口中会念叨着特定的“巴巴醋”。“巴巴醋”这个词儿我是听母亲说的,我理解着大概意思是“反复地说着繁复的、古怪的、颠倒的或者无聊的话”。低龄的孩子一般说得简单,比如“簸,簸,簸簸箕,南边来了个小弟弟,你过来,我过去”。简短的言语伴着身法步子,你我来往玩个不亦乐乎。女孩子们更喜欢跳皮筋儿,边跳边打着节奏:“小皮球,用脚踢,马兰开花二十一,二五六,二五七,二八二九三十一……”很长的一段词儿,反复地说,不停地跳。

我似乎从来没想过刻意去记住那些老话儿,可它们确乎流淌在我的血液里了。在我需要的时候,它们总会适时冒出来,操着土得掉渣儿的方言,给某个特定的场合或时段以精准的注解。老话儿通常都是土话儿,它们与老胡同、旧屋舍、陈年物件儿更相得益彰,都透着时间的味道。

我和我曾经生活过的村庄之间,仔细想来也存在着隔膜。毕竟我只参与了它不足二十年的过往。此前的漫漫岁月,我尚未出生;此后的时间里,我又缺席了。好在村庄大气,把那些老话儿传给了我,包括方言与腔调。想着老话儿时,我时常想起我家的老屋土炕。母亲将粗糙的双手放进弟弟棉裤的两条裤腿儿里,一边为他暖着衣服一边口中念叨:“天明了,小鸡起了程了,老牛撅了尾了,闺女小子都该起了。闺女起来梳头,小子起来去放牛……”我们在母亲的一声声老话儿里起床,土炕暖暖的,人也暖了。

老话儿是一方地域不可或缺的灵魂。怀乡怀旧的时候,拾掇上一小筐儿,是一种慰藉。

心灵物语

初冬美景

□ 刘冀洲

刚到立冬时节,一场小雨便悄然而至。

初冬的雨,来得宁静,下得婉约,让人感觉浪漫而优雅。走到室外,蓦然发现,遍地是触手可及的美丽,仿佛天上掉下的不只是雨,绚丽的彩云也一起跌落到了大地,令人不时地停下脚步,欣赏、品味着眼前的景观,引来无限的遐思。

公园里,一条宽阔的路面上,一夜间落下一层厚厚的银杏叶子。站在路口举目望去,一路的金黄,向前远远地延伸开去,明晃晃的,耀人眼睛,撼人心扉。那边有人高声叫了起来:“哇,好美啊,还有一股清香气呢!”路边高高的银杏树上,金黄的叶子还在随雨飘落着。抬头看,似是一把把小巧玲珑的鎏金小扇,缠绕着一根根银丝线坠下,美不胜收。

忽然,一阵疾风掠过,旁边的假山上、亭榭旁,柳树、黄栌树、山桃树、五角枫树一起摇摆。顷刻间,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紫的、褐色的叶子,随风旋卷,漫天飞舞,瞬间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,让人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凝视着。那些带着雨珠的树叶,又一片一片地落在依然葳蕤的草坪上,等回过神儿来再低头细看时,地面酷似一块五颜六色的彩毯,美轮美奂,像是要把一年走过的阳春、盛夏、秋月深情地覆盖珍藏。

成群的喜鹊,也趁着这一美景,一起从树枝儿上飞下,在彩叶堆上蹦着跳着,载歌载舞,一会儿又停下来,伸长了脖子,望着游人高声叫着。

小雨渐渐停住,沿着蜿蜒曲折的石子小径,来到公园一隅,眼前苍劲的针叶松、挺拔的翠竹,被雨水洗去尘埃,更显得碧绿鲜亮。一片粉黛乱子草被环拥其间,犹如绿岸环绕着一泓花海。霜后的粉黛乱子草,花穗更浓艳,更迷人,一簇簇细若发丝,密密蓬蓬地舒展开,如云似霞一般。但见一颗颗雨珠儿在花穗上悬挂着,晶莹欲滴。此情此景,美得让人都不敢大声说话。

一位明眸善睐的小姑娘,身穿橘黄色上衣,踮着脚尖儿轻轻地走到花前,年轻的妈妈举起了手机,拍下一幅人与花相映媲美的彩照。很快,又见妈妈在照片下附语:“小女知花意,粉黛草醉人。不敢高声语,恐惊冬雨魂。”

斗转星移,春夏秋冬轮回更替,每一个季节,都是大自然的美妙馈赠。转身环视,到处是秀丽斑斓的美景。美美的冬韵,让人不禁陶醉其间,流连忘返……

拾英品萃

大白菜情怀

□ 杨丽丽

大白菜,是北方普遍种植的一种蔬菜,叶白如脂,叶绿如玉,素有“冬日白菜美如笋”的美誉。一直喜欢大白菜,不仅因为它食用起来甘甜,还因为它朴实得贴近生活,贴近人心。

大白菜耐储存,是老百姓冬储菜里必不可少的菜品。过去,一户人家往往需要储存数百斤白菜才能应付冬天里菜品的萧条。我的老家就是北方最寻常的农家,砖瓦红墙,篱笆小院,记忆里整个童年的冬天,大白菜都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课程。

北方的冬天,寒冷,萧瑟,少有新鲜的蔬菜,即使商店里有卖的,也是价格昂贵。但是大白菜就不一样了,因为亲民的价格而受青睐。记忆里的冬天,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白菜,还好母亲有一双巧手,可以变着花样给我们改善生活,白菜炖粉条、醋溜白菜、白菜丸子汤、白菜鸡蛋饺子……这些最日常的菜品,经过母亲巧手的调配竟做出了不一样的味道。而大白菜的清香味也慢慢深入了我们内心。

母亲常说:“白菜不如白菜,白菜是农家的看家菜,入了冬,储下一窖白菜,心里就踏实了很多。”母亲是这么说的,也是这么做的。每年的秋末冬初,母亲总会在自家的小院里储下大量的大白菜。大白菜都是自家种的,一个个经了秋霜,都瓷瓷实实的,惹人喜爱,那股大白菜朴实的清香钻进肺腑,让人踏实放心。

白菜含有蛋白质、脂肪、多种维生素和钙、磷等矿物质以及大量粗纤维,除了炖、炒、熘、拌以及做馅、配菜,母亲还会腌酸菜。整个冬天,酸白菜特有的气味飘散在小院里,那种酸味儿没有陈醋浓烈,却更加贴近生活。

母亲最喜欢做白菜汤,不管是白菜豆腐汤,还是白菜虾米汤、酸菜粉条汤,母亲喜欢那种热腾腾的感觉,总觉得熬汤的岁月里那些水汽蒸腾的日子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。想象一下,一家子在冬日的冷寒里,围着火炉上热气腾腾的白菜汤,你吃白菜,我吃豆腐,香气袅袅,热热闹闹,那是何等的幸福圆满,又是何等的日常朴实。

日子是平淡的,就像大白菜的味道,家常,普通,却是温暖的,有温度的。